

# 黄河入海流

# 骆马湖



廖奔
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”公元723年,唐代诗人王之涣登上山西蒲州鹳雀楼,极目远眺,浮想涌出,吟出了这首千古名作。

然而,黄河入海流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景,我一直没有想象过。直到有一天,我来到了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的黄河入海口……

我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一座小城,在黄河滩头度过了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光。尤其当年在郑州黄河花园口下乡八年期间,每天眺望长河落日,目送黄河奔涌入海,酿就了对黄河黏稠得化不开的情感。离开以后,我一生一世都在沿着黄河奔走,耳畔回响的永远是信天游民歌那凄厉高亢的曲调:“天下黄河几十道湾?九十九道湾……”

汽车沿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带状公路跑入海口。秋高气爽的季节,保护区成了芦苇的海。两列芦苇结成丈高的墙,汽车走在中间,像是劈开了苇海。芦花正在盛开,阳光下迎风招展,跳进车窗,像飘雪,像飞瀑。汽车加速,芦花雪崩般退向后方。游船码头到

了,码头前是黄河的最后一段河道,一河浓稠的碧水迅疾泄向大海。弃车登船,游艇顺流而下驶向海天。

黄河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流来,经过了九曲十八弯,此时已经流经5464公里,跨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九个省区,下降5400米落差后在这里注入渤海。

前面是海天一色的滩涂,落满了成千上万只候鸟。远处的盈盈天光下,一列长腿鹭像立在天边,水中留下倒影。左一片、右一片的鹤、鹭、雁、鸭,不计其数,悠闲觅食。忽然,被鹤鸟之类的猛禽搅动了,成片飞起,霎时铺满天空,但很快又旋回落下,仍然悠闲自得地用喙在水面上戳。船头猛然一晃,拦门沙——河口底部沙堆的门槛过去了。

黄河流经黄土高原,携带了雨水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,年平均输沙量达16亿吨,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为35公斤。唐代刘禹锡《浪淘沙》词说:“九曲黄河万里沙。”千年万年,黄土高原被冲成了千沟万壑,成了我陕北老父脸上抹不平的皱纹。历朝历代,黄河在超过三门峡后从郑州向东北流去,三

年一决口,百年一改道,渐渐淤积出了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。于是,我们的祖先从黄土高原走了下来,走向东部平原,从周到秦的开垦史,是一部东迁史。在精卫填海的时代,精卫鸟向东飞过太行山就到了大海。今天,华北平原却成了养育我的故乡。

我儿时母亲工作的黄河泥沙室里看到过水流冲沙模型,科学家在研究黄河淤积规律。黄河每年淤积在下游河床中的泥沙有4亿吨,河床平均每年抬高10厘米,一年又一年,下游黄河成了“悬河”。今天黄河下游滩面,比新乡市高20米,比开封市高13米,比济南市高5米。“悬河”全靠两条夹岸大堤护持,我在花园口下乡时,年年冬天加高加固黄河大堤,黄河已经70余年不决口了。1997年11月截流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,有效实现了防洪调水冲淤的功能,保证了黄河的百年安全。

“快看快看!”惊呼连声响起。前方的海水,一半浓黄,一半深蓝,鲜艳的色彩把大海分成了两半。船上情绪一片激昂。转过一个弯,船停在了海水的黄蓝交界处,向前展望,分界直抵天边。我压抑着胸中的波涛,仔细

观看海水。黄色是稠的,蓝色是浓的,二者截然区分开来。海水晃漾着巨大的波濤,想把那黄与蓝摇开、打烂、扯碎,但只造成黄与蓝的大牙交错,彼此分界突不破,化也化不开。黄还是黄,蓝还是蓝,就这样抗拒着、攫夺着、纠缠着……

黄色的一边仍然是黄河,蓝色的一边则是大海。黄色是祖国,蓝色是星球。黄土文明要融入海洋文明,有着多少历史纠缠,有着多少情感纠结,有着多少努力与奋争。但黄河终究要流入大海。走向世界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,它正在我们的手中实现。黄河正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入海洋,摧枯拉朽,势不可挡!最终黄河水会与海水完全混融,成为大海的一分子,而泥沙沉淀到海底,历经一千年一万年,淤积成新的大陆。

我看到垦利博物馆的陆域变迁图:黄河流到河口,冲积成三角洲,每年造陆三万亩,垦利的面积不断扩大。春秋战国时期,垦利还是海底,今天它像是一个马头,昂首奔腾朝向东海。

李白《赠裴十四》诗说:“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。”黄河的胸怀,就是如此博大吧。



阿士

帆在远方竖着,远远地,在浅浅的水彩中竖成了模糊的布景。

当年熟悉的木船,划在芦苇的深处,划在汉道的深处,划在湖水的深处,伴着吱吱吱的桨声,慢慢地摇成了一曲隔世的绝唱!

我实在是个听不得叹息的人,一声叹息便是剃内的刀子,红色的血,白色的骨头!

仿佛用风传递的哀恸,如果每个人都能读懂,泛起的涟漪里该能捡起多少值得撷取的记忆呀。

我能想起的事情又有多少呢?

收藏在文字里的故事,它们被虫啮,被风化,被残损,遗留在纸张上的部分,挂一漏万,无法抵达岁月的腹部。

真想进入那些文字,感受一下它们内心的痛苦。从民间到庙堂,既要记录快乐,又要记录悲哀。像不逝的水,从远处来到远处去,带来泥沙,也带来不同的时代。

骆马湖,洛马湖,乐马湖,或者马乐湖,这些不同时期出现的名字,是音译还是人们在幻想着改变这片湖跨宿迁和新祈的命运。

可惜,作为庐庐断裂带局部凹陷的洼地,这片296平方公里的面积,告诉我的只是一方水土和一方人。

二

请原谅,我一直渴望通过每条鱼浪认出它们,刀鲚、鲢鱼、银鱼,或者乌鳢。

刀鲚一条线,鲢鱼一片,银鱼情无声,乌鳢闹翻天!

尽管,我说出了这些熟悉的现象,也不能把我变成强悍的渔民,像他们那样一眼看穿鱼的行迹。我还不能从鱼浪里认出更多的鱼,比如鳊鱼,比如草鱼,比如鲈鱼。很多时候,它们姿势相同,表情相同,就那般明着眼儿在你的面前打转,神态自若。让我只能对着咬牙切齿的鱼钩抒抒情,以示安慰!

我可以试着认清一只以退为进的虾子,它们的脚如两排排列有序的桨,在腹部之下同时划动。它们一生谨小慎微,把钳子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击,捕食或者防护,生或者死。

我肯定不能从蟹蟹分清河蟹或者其他,但霸道的行进方式却传达了它们共同的观点。

想起蟹,我就会想起它们在河滩上晒太阳的样子,悠然而又迅雷不及掩耳。

骆马湖,我突然想起那些打渔的人,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在湖面上不重复一个举止了,是否已经忽略了撒网的手法,那些挂在墙上的尼龙绳子,一脸忘却与水亲近的情绪,



潘玉毅

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各种选择:起来做什么,三餐吃什么,路往哪儿走……也许,这些选择并不决定你最终的走向,但是它们多少会影响你前进的过程。

出门开车、骑车或是步行,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你路上会遇到什么。开车速度快但有可能堵车,而骑车和步行遇着雨天则有许多不便。可见没有一种选择十全十美的。

每个人每天都在做选择,甚至一生都在做选择。今天要达成什么目标,明天要完成什么任务,后天又有什么新的计划和安排。既然是选,必然会有多个选项,既然是择,必然会有所取舍,譬如事业,譬如家庭。当然,想要全部拥有也是一种选择,只是结果未必会尽如人意。

有些选择让人信心满怀,有些选择让人满脸挫败,有些选择让人开怀,有些选择让人颓然,有些选择让人陷入绝境,有些选择让人重燃希望。

## 渔家

石泽丰



一艘锚定的渔船  
不断  
摇晃风中的湖面

篙子横于甲板,船篷上  
渔网兜住正午的阳光  
晾晒出一段清闲

用桶从湖中提水  
渔夫收回抛出去的目光  
把它系在桶绳上

锚链也是渔夫抛出去的  
为了这个家  
他把生活死死地锚住



《嬉戏》 姜澎摄

# 水墨蜻蜓

的河水,滑进远处苍苍莽莽的苇丛中,融进远处田埂上牧童咿咿呀呀的柳笛声里。

残阳濡染,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。在西天扇状展列的云霞里,蜻蜓们在追逐、嬉戏、跳舞,像打谷场上疯闹的乡下孩童,尽情地放飞透明的快乐。

晚霞中的红蜻蜓,充满了诗意的伤感。蜻蜓小巧而清秀,透明的翅膀上布满了黑色的纹路,似桑叶的经络,似祖母饱经风霜的额头。长长的尾巴柔软而细长,如古代仕女发髻上斜插的玉簪。荷花散发着俗世的慈悲光芒。黄昏时分,天幕浓丽。蜻蜓一撞一撞地飞,利害,迅捷,莽撞。

红蜻蜓的眼睛,幽汀河水般澄亮,舞姿天使般优雅高贵。绿蜻蜓,纤细如草茎,绿色的身子,狭长的翅翼。霸王蜻蜓,眼睛鼓凸着,尾部笔直,飞起来霸气十足,像一架架呼啸而过的飞机,划过纯蓝的天空,留给我们痴痴的遐想。

在滴露的清晨或诗意的黄昏,蜻蜓们如身穿红裙的少女,如一朵娇艳的火苗,闪着绚烂的光芒,穿越在茂密的芦苇和菖蒲间,成为我们夏日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乡下孩童常常折一根芦秆,把顶端折成三角形,固定好,再到处寻找蜘蛛网,让蛛网绕在杆杆顶端。觉得很有粘劲了,就举着竹竿四处寻找蜻蜓。蜻蜓站立在草尖上,如参禅的高僧,一动不动。蜻蜓虽然眼尖,但误撞到三角网上,纵然力气再大,无奈翅膀粘住了,怎么也飞不脱。

有时把逮来的蜻蜓放进蚊帐里。里面的蚊子被蜻蜓追得无处躲藏,乖乖地束手就擒。有蜻蜓相伴,清凉夏夜,我们睡得香甜。伴随蛙鼓虫鸣,我们的梦境如天边一抹清远的月色。

有时,蜻蜓故意戏弄孩子,没有靠近时,它飞得又慢又低。跟手跟脚靠近,它翅膀一振,呼的一下飞远了。那辽阔

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俏皮的的光芒,逗得大家额头上汗珠直流。此种情趣,正如汪曾祺笔下所叙: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:掐一根狗尾巴草,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,一撒手,蜻蜓就带着狗尾巴的穗子飞了。

临水而居,近荷心香,荷风沁凉。荷花与蜻蜓你侬我侬,恍若天然的工笔水墨。蜻蜓仿佛翩若惊鸿的洛神,体态轻盈,娇花照水。如一片闲云,投影湖面,晕开一圈似是而非的涟漪。

霞光中飞舞的蜻蜓,激起我们飞翔的欲望和美妙的憧憬,凝望舞姿曼妙的红蜻蜓,我们内心心情涌动,溢满温馨和感动。

清荷中翩跹的蜻蜓,是一幅色调明快的风俗画,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。守着蜻蜓过夏,如揽星月入怀,掬一捧月色洗脸,晒庭中枝柯如藻荇交横,任乡愁泪汨流淌。蜻蜓相伴,夏天漫长而清凉。

# 打包

普通小职员,没法跟王总比。”

“啧啧……”王刚发出感叹,失望地摇摇头,“你是我们的班花啊,当初多少同学追求你,你都拒绝了。你最后应该找个事业有成的好男人!”

“没那个福气嘛,不过老公对我挺好的,对老人也很孝顺!”小梅一脸满足地说,“听说你公司都要上市了?”

“嘿,快了,快了!”王刚春风得意,“大家尽兴,随便吃,痛快喝,今天我请客!”

酒足饭饱,有人指着桌上的佳肴问:“王总点的菜也太多了,好几道都没动,有没有人打包?”

“多费事,不要了不要了!”大家都摆手。

王刚见小梅有些迟疑,于是说:

“班花,要不,你带回去?”  
“粒粒皆辛苦,现在国家正号召光盘行动,浪费的确可惜啊!”小梅不自觉地双颊绯红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,“你们都不要吗?”  
王刚乐呵呵地说:“都是老同学,



董川北

四季酒店豪华包间里,聚会的老同学们正在谈天说地,觥筹交错。被众星所捧的明月,不再是当年的班花小梅,而是老板王刚,好多同学都在一脸谄媚向王刚敬酒。

“班花,你老公做什么工作的?”王刚扭过头来,笑吟吟主动问起小梅。

小梅本在静静地低头吃东西,忙放下筷子,笑着说:“就是一家公司的